

老地方



实胜寺又名皇寺，在清盛京外攘门外五里、今沈阳市小西门外（和平区皇寺路206号）。后金崇德元年（1636年）皇太极敕建。两年后寺成，皇太极赐“莲花净土实胜寺”大印一枚，允许收藏清太祖努尔哈赤用过的甲胄，是盛京建立最早、规模最大的喇嘛寺，是清朝在关外所建的第一座皇家寺庙，是今日沈阳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地标式建筑。

◎ 皇太极出于政治需要建实胜寺

乾隆皇帝有诗：天聪建年后，蒙古曰觐来。是皆奉佛者，梵宇于是开。将修建皇寺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阐述得明明白白。后金汗国天聪八年（1634年），天聪汗爱新觉罗·皇太极征服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，林丹汗败走大草滩。见林丹汗大势已去，墨尔根喇嘛携蒙古至宝马哈噶喇金佛和金字大藏经前往盛京（今沈阳），归顺皇太极。金佛以白骆驼驮载，行至盛京西郊三里老槐树下时，白驼溘逝，墨尔根喇嘛认为此处为“生根”之所，遂奏请建立玛哈噶喇佛楼，皇太极亦认为“有护法不可无大圣，有大圣不可无护法”，遂敕建护法楼以供祀。“玛哈噶喇”是藏语，意为“宝藏怙主”，译成汉语为“大黑天”，曾是元朝皇帝的护法神，游牧猎民族将其视作彰显浩大军威之战神。“玛哈噶喇”佛像以黄金铸成，造像高约40厘米，重32.25公斤，呈蹲坐姿态，足下踏伏魔障。

皇太极建造佛楼，完全出于政治需要。“蒙古三宝”（“传国玺”“玛哈噶喇”金佛、《金经》）到手后，又建造了金佛佛堂，使得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齐聚盛京城，一致拥戴皇太极为蒙古“共主”。皇太极不失机宜地接受满、蒙、汉诸王大臣上奏的尊号，改称“皇帝”，改国号为“大清”。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，发生在清代崇德元年（1636年）四月十一日。

沈阳实胜寺是清朝关外地位最高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，但护法楼里供奉的玛哈噶喇金佛则属于萨迦派传承，这在佛教史上是一段珍奇的因缘，也是蒙满藏各民族交流融合、共筑中华历史的文化遗存和历史见证。



实胜寺外景



白骆驼驮金佛塑像

沈阳实胜寺里的“大清往事”

◎ 实胜寺所在地为正黄旗旗地

后金天聪九年（1635年）二月，在表彰送佛、迎佛有功人员的同时，皇太极还作出一个重大决定：为“玛哈噶喇”金佛建造佛堂，佛堂选址，是建造寺庙的第一要务。天聪九年（1635年）的岁尾，经过喇嘛高僧的筹划和能工巧匠们的不懈努力，用于崇祀玛哈噶喇金佛的佛堂终于建成，是为沈阳皇寺之前身。此后，这座佛堂被改建成琉璃瓦顶、通体翠绿的“绿瓦庙”。

在佛堂建成的开光典礼上，皇太极与其兄长礼亲王代善均以九跪九叩之礼参拜玛哈噶喇金佛，并为众生祈福。

尽管有在白骆驼卧地不起闭目死去之地建造佛堂之说，但清史学者李凤民先生认为，金佛佛堂，即“皇寺庙”选址的依据，与盛京八旗方位制度有关。清代初期，将盛京内外城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面划分为八等份，“八旗”的每个“旗”各占一份。以清初崇德年间的盛京外城为例：北面（由西向东排列）为正黄、正蓝两旗；东面（由北向南排列）为正白、镶白两旗；南面（由东向西排列）为正红、镶红两旗；西面（由南向北排列）为镶黄、镶蓝两旗，“八旗”均拥有各自的固定土地。皇太极虽为一国之君，但在传统的“八旗”制度上，皇太极仅为正黄、镶黄两旗的旗主，拥有相应的固定土地。“莲花净土实胜寺”位于小西边门大御路以北、小北边门大御路以西之间，这个位置，恰恰是正黄旗的地界，为皇太极拥有的土地。以此推断，建造金佛佛堂用地，是清太宗皇太极所拨的正黄旗旗地，那么，金佛佛堂便自然是皇家寺院了。所以，尽管金佛佛堂扩建后，全称叫做“莲花净土实胜寺”，但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“皇寺庙”。

皇太极为了供奉喇嘛教金佛，在沈阳郊外兴建实胜寺，富丽堂皇，一共用了“金子三百四十四两五钱”。他礼遇喇嘛，赏赐给他们金钱饮食。另外，在战争时他又一再下令要保护喇嘛，并命令八旗兵丁，“勿毁庙宇，勿取庙中一切器皿，违者死”。他更从西藏请来高僧到沈阳弘佛讲道，一住就是八个月，“遇之优礼”，可谓无以复加。皇太极是为联络蒙、藏喇嘛教才这样优待喇嘛的，却不免在本土的萨满信徒心中滋生出不平情绪，包括不少满洲贵族在内，纷纷指责皇太极“曲庇僧僧（喇嘛）”。

◎ 迄今未破的皇寺“玛哈噶喇金佛失窃案”

自1634年玛哈噶喇金佛被迎奉到盛京城，此后的312年里，始终安然无恙，孰料，1946年3月30日夜，玛哈噶喇金佛及皇寺中若干珍宝不翼而飞，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大案。然而，这起旷世大案，在当时国民政府的草草调查之后就没了下文，最终成为一桩悬案。据传，这桩大案还与时任辽宁省主席徐箴有关。

徐箴1899年出生于奉天兴京（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），早年官派留学日本，回国后在奉系所办实业部门得到重用。1924年，徐箴负责设计、指挥了奉天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的建设。后来，他又负责修建吉林至海龙的吉海铁路。1946年3月29日上午，徐箴抵沈赴任省主席，当天就派人通知皇寺的喇嘛，要来参拜金佛。

3月30日下午，徐箴派出两名“特使”先行来到实胜寺向金佛进献贡品，其中一位是居士李泮西，另一位则是徐箴的贴身侍卫蓝茂轩，他们带来的贡器是一把银制月牙斧和图图巴（将死人半个颅骨镶上金边，下安银质底座而成）。当时值守喇嘛乌尔根达来把两人领上佛楼参观，但蓝茂轩却似乎无心观佛，而是在楼上转来转去，细细察看佛楼后面的院墙和古树。

3月31日清晨，值守喇嘛乌尔根达来和平日一样来到佛楼给金佛拈香，发现佛楼的几道铁锁都被破坏，佛龛里的金佛不见了，同时丢失的还有众多珍贵无比的法器。当日上午十点钟，徐箴由两名随从陪着来到皇寺。听说金佛失窃后，徐箴要上佛楼去看看，掌印喇嘛陪徐箴到佛楼上，徐箴向着空佛座拈香礼拜，口中不断念叨着：“我没有佛缘……”离开实胜寺时，徐箴命随从给北市警察六分局打电话，限其在一周内破案。很快，大批警察包围了实胜寺，30余名喇嘛被警察强制押走，这些喇嘛在警察局内遭受了一个多月的拷打，但无人承认偷了金佛，最后警察局长不得不将喇嘛全部释放。

令人生疑的是，金佛失盗的第三天凌晨，皇寺突然起火，多亏扑救及时。更奇怪的是，这次火因尚未查明，两天后（1946年4月2日），由于寺院旁的一家木器店失火殃及寺院，皇寺又起大火，烧毁了牌楼和山门，事后，警方并未追查起火原因。同时，那位带着蓝茂轩来皇寺的居士李泮西，在金佛被盗案发生后，也离奇失踪，从此下落不明。

1949年1月27日，徐箴一家乘坐太平号客轮前往台湾途中，太平号在浙江舟山水域与其他船只相撞后沉没，一家五口全部遇难，史称“太平轮海难”。富有传奇色彩的“玛哈噶喇金佛失窃案”，成为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无解之谜。

◎ 『皇寺鸣钟』盛景与传承百年的『皇寺庙会』

实胜寺坐北朝南，呈长方形，占地面积约7000多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。原有建筑，最南是三楹黄绿琉璃瓦顶山门，门内两侧东为钟楼，西为鼓楼，中有天王殿，后有大殿。在天王殿与大殿之间，东西都有配殿。在天王殿后两侧各有一座碑亭，内立满、汉、蒙、回四体文字碑。

走进实胜寺的山门，可见右边的钟楼内悬挂着一口千斤重的铸铁钟，寺内喇嘛每日按时敲钟报时，钟声浑厚悠扬，全城可闻。伴着钟声，人们晨起迎朝霞，傍晚送夕阳，自有一种怡然自得的感觉，这便是过去有名的盛京八景之一的“皇寺鸣钟”。清代著名诗人缪润绂专为“皇寺鸣钟”作述景诗：“五更起钟声，鲸吼宵沉沉。城市日渐高，何来风中音。梵宇号实胜，静向西关寻。希声度高树，殿阁凌绿阴。岂须逢空山，洗我名利心。”

皇寺庙会作为绵延三百余年的祈福民俗活动，成为关东文化的精髓与灵魂，承载着沈城百姓心中不可或缺的那抹年味儿。过去，皇寺最有名的算是“跳跶送鬼”庙会，喇嘛们称其“塔会”；而今，人们新春逛庙会、祈鸿运、赏诸戏、吃糖画，享沈阳人的欢喜大年，呈现出一幅普天同庆、欢乐祥和的“新春庙会图”。

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文并摄